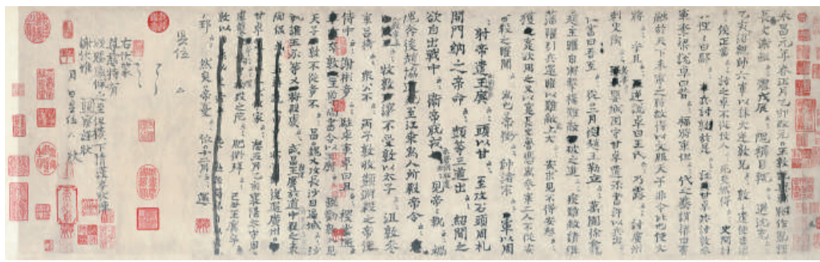


从一卷残稿走近“不可不读之书”

李坚



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残卷(局部)。(国家图书馆古籍部供图)

在国家图书馆的善本古籍库房内,收藏着一件稀世珍宝——司马光亲手所书的《资治通鉴》残稿(以下简称《通鉴稿》)。流传至今的北宋手迹已不多见,司马光作品尤其稀少。目前所知存世的司马光墨迹有三件,另两件分别为上海博物馆藏《宁州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天圣帖》。3件作品中,以《通鉴稿》字数最多,且是千古名著手稿,其价值不言而喻。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千百年来,《资治通鉴》备受推崇,成为“不可不读之书”。《资治通鉴》编撰时间从北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至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历时19年。全书编纂分三个步骤:首先将所有史料按时间顺序排列,编制从目;其次将从目中的史料加以考辨筛选,重新编排,形成长编;最后根据长编内容,考其异同,删去繁冗,修改润色,正式起草文稿。前两个步骤由司马光助手——著名史学家刘攽、刘恕、范祖禹完成。司马光参与全程,亲自起草文稿,故《资治通鉴》全书文字风格一致,史事连贯,一气呵成。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殚精竭虑,他自述这部书完成之时,自己已瘦弱憔悴,视力昏花,牙齿快掉光,完全衰老了。书成之后两年——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便在宰相任上去世,享年68岁。

《资治通鉴》编成之后,书稿堆满了两个屋子。奉命参与校订全书的黄庭坚曾经翻阅数百卷,竟然都是端正的楷书,没有一个字是草书。黄庭坚不禁感叹“司马温公,天下士也……余尝观温公《资治通鉴》草,虽数百卷,颠倒涂抹,无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盖如此”。岁月沧桑,《资治通鉴》“两屋积稿”已散佚殆尽,如今仅存一残卷,即《通鉴稿》。《通鉴稿》共465个字,记载了自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年)正月王敦将作乱起,至同年十二月慕容廆遣其子慕容皝入令支还止,凡一年间的史实。每段史事写开端数字或十几字不等,以下接“云云”二字以示省略。内容是《资治通鉴》通行本第九十二卷的内容,但文字上有较大出入。

《通鉴稿》字字端严,生拙中蕴雅意,刚柔并济。司马光虽然不以书法著称,但其隶书在宋代颇有时誉,黄庭坚评价说“隶书极端劲,似其为人”。据载,宋高宗赵构语曰:“司马光隶书真似汉人,近时米芾辈所不可仿佛。”这些特点在该卷得以充分体现。《通鉴稿》与范纯仁信札、《谢人惠物状》集于一纸,司马光之节俭及其与范纯仁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也给后世留下无穷的回味。

靖康之乱后,北宋内府度藏尽散,《资治通鉴》书稿亦损毁遗失,所剩无几。《通鉴稿》在南宋以后备受

珍视,历经宫廷和众多官员、著名学者或藏书家递藏,流传有序,留下众多名家题跋,钤印琳琅。据题跋、钤印或文献记载,《通鉴稿》较早的收藏者是南宋赵汝述,之后入藏南宋内府或翰林院,嘉定八年(1215年)十二月十四日,任希夷在翰林院轮值夜班时赏阅,并留下题跋。大约在嘉定十七年至绍定元年(1224年—1228年)之间,葛洪、程秘、赵崇献三人同观此卷,题写观跋。南宋末年,《通鉴稿》流入民间,几经辗转,至清乾隆年间,入藏清内府御书房。乾隆御笔题签,并钤“乾隆鉴赏”“宣子孙”等。

1922年11月18日,包括《通鉴稿》在内的35件清宫珍贵字画,被溥仪以赏赐溥杰、溥佳的名义偷盗出清宫。伪满洲国建立之后,溥仪将该卷及35册善本古籍存放于伪皇宫辑熙楼、同德殿内,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进入长春,发现了这批古物。之后,该卷由东北博物馆转交故宫博物院。1960年6月9日,文化部将该卷由故宫博物院调拨至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至今。《通鉴稿》入藏国图之后,受到高度重视,如今妥善保存于恒温恒湿的善本古籍库房。为了保护好这稀世珍宝,主要以高仿复制件的方式参与展出,与观众见面。

当下,不少年轻人愿意读《资治通鉴》,通过各种方式了解《资治通鉴》。除了青少年版等阅读门槛更低的版本,不少听书节目、播客也对《资治通鉴》进行解读和传播。这部“不可不读之书”,正以更多元的方式走近越来越多的人。(作者为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25日,来自印度尼西亚全国三语(印尼语、中文、英语)学校校长、教师和教育界人士200多人齐聚中爪哇省普禾加多市普华三语学校,参加“印尼三语教育论坛暨中文教学研讨会”,见证普华三语学校孔子课堂揭牌一年多来给当地中文教学带来的新变化。

在印尼众多三语学校中,普华并非规模最大,却被许多人视为印尼中文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学校设有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学生超千人,其中非华裔学生占比已超三分之一。现在越来越多本地家庭主动选择让孩子学习中文。

普华三语学校校长陈韬对记者说,过去中文教育在印尼相对封闭,如今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不少家长看重的已不仅是语言本身,而是中文背后更广阔的发展空间”。2025年1月,印尼首家孔子课堂在普华三语学校正式揭牌。过去一年多时间里,课堂除了教授中文,还开设书法、剪纸、古筝、中国象棋等课程,并逐步把教学延伸到高校、社区和职业教育机构。

任教多年的印尼籍教师姜安娜曾赴中国学习深造,如今负责小学部中文教学。她说,过去学生接触中国文化主要停留在课本,孔子课堂成立后,孩子们第一次发现,中文不仅能“读出来”,也能“看得到、摸得到”。“以前他们觉得中文只是写字,现在觉得中文是一种可以体验的文化。”姜安娜说。

教书法的张芳也有同样的感受。她说,有学生曾问她,为何看老师写字轻松,自己真正下笔却很难。她告诉学生,书法不仅是写字,更需要眼、手、心同时投入。很多孩子在练习中,第一次体会到中国文化里“静下来”的力量。

张芳说,孩子们把课堂上学到的内容带回家,也让一些原本对中国文化陌生的家庭有了新的认识。每逢节庆,不少家长会来学校一起体验中国文化,有些印尼家长还会主动拿起毛笔写字。

学生家长蒂法妮说,她的孩子主动报名参加中国舞蹈课程,并不是因为家长要求,而是出于兴趣,“学校教给孩子的不只是语言,也让他们看到更大的世界”。她说,如果未来孩子想到中国继续深造,家人也会支持。

普华三语学校孔子课堂中方院长张敬火说:“孔子课堂带来的,不只是多开一门中文课,而是让更多印尼年轻人通过语言去了解中国,也让两国之间的交流多了一座桥梁。”(新华社印度尼西亚普禾加多4月26日电)

2026天津音乐节开幕



4月26日,“中银之声”2026天津音乐节开幕式演出《琴韵海河·乐动华章》在天津大剧院举行。本届天津音乐节设置剧场内核心演出、沉浸式特色演出、群众性公益演出三大板块,将推出近百场音乐活动,持续至7月5日。这是4月26日拍摄的2026天津音乐节开幕式演出《琴韵海河·乐动华章》现场。(新华社发)

藏书楼外「藏书人」

王伟健

每到周末,江苏省常熟市古里镇铁琴铜剑楼里人流不息。人群中,古里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沈亦欣正站在数字古籍互动屏前,进行一场“古今对话”。只见她指尖轻点,数字画轴缓缓展开,先贤的读书箴言跃然眼前……

作为清代四大私家藏书楼之一,铁琴铜剑楼因主人瞿氏家族珍藏“铁琴”“铜剑”两件宝物而得名。自清乾隆年间起,瞿氏五代人接续守护,历经战乱动荡倾尽家财,藏有各类典籍10余万卷。岁月流转,当年的珍本古籍陆续“出走”,很长一段时间,这里只剩空荡荡的房舍,没了往日的书声。

“得让藏书文化活起来,传下去,不能只停在历史里。”铁琴铜剑楼纪念馆馆长王宇说。为了让藏书楼的文脉走出院墙、融入大众,常熟以铁琴铜剑楼为核心,整合徽州会馆、文昌阁、稼轩堂、东湖书院等历史遗存,规划了总面积约8万平方米的历史文化街区,把单一的文物保护单位变成集阅读推广、文化体验、研学实践于一体的全民阅读阵地。铁琴铜剑楼非遗文化市集、“典籍里的铁琴铜剑楼”夜游活动、铁琴铜剑楼晒书汇等一系列活动在这里轮番登场。

走出铁琴铜剑楼,沈亦欣沿着门前的青石板路往前走,几个小伙伴已在不远处等候。街区书场内,吴侬软语的评弹婉转开唱,瞿氏五代人藏书护书的故事伴着琵琶声传入耳中,引得台下掌声阵阵。

这样浸满书香的周末,对很多人来说早已是生活常态。触手可及的阅读空间、浓厚的书香氛围、常态化的研学活动……被这座藏书楼浸润,改变的人越来越多。

今年75岁的瞿锦宏,家就在铁琴铜剑楼附近,是这座藏书楼变迁的见证者。“从我记事起,藏书楼就是空荡荡的。”瞿锦宏说,小时候他只能从父亲口中听那些关于藏书楼、护书人的故事。他的父亲曾是藏书楼的“抄书匠”,一辈子都念叨着铁琴铜剑楼里的墨香往事,总盼着“要是楼里能再有书就好了”。这些年,看着藏书楼一步步修缮,看着街区一点点热闹起来,瞿锦宏欣慰不已。尤其是2018年,铁琴铜剑楼举办“典籍回家”仪式,8700多册古籍影印本回到藏书楼,瞿锦宏感慨,父亲一辈子的心愿终于成真。从那以后,他成了藏书楼的常客,也学着父亲的样子拿起笔,用数年写出小说《铁琴铜剑楼风云》,把听了一辈子的藏书故事、亲眼所见的变迁写进书里。

一座藏书楼,带动了一座城的书香接力。今年58岁的画家何江是土生土长的常熟人,过去一直在世界各地跑,前几年回到家乡,逛到了修缮好的铁琴铜剑楼时,一下子就被这里浓厚的书香氛围打动,他选择在藏书楼旁创办了“江南忆”书房。这些年,他走遍周边村落,搜集优质书籍,如今书房藏书超3万册,品类一应俱全。

藏书楼外“藏书人”,远不止何江一人。回忆起常熟市区一位80多岁的老人,何江至今动容。这位老人一生以书为乐,家里攒下了几箱子藏书,虽然过去几十年了,书籍依旧平整如新。如今老人年事已高,最大的心愿是把这些书找一个能被更多人读到、惠及更多人的好“归宿”。得知“江南忆”书房的故事后,老人骑着电瓶车,一趟又一趟,把这些书籍小心翼翼地运到书房。

从空荡荡的小楼到满街的琅琅书声,200余年风雨,铁琴铜剑楼里的珍本古籍早已散落,建筑也在老去,但这里的书香,早已浸进了寻常百姓的日常,永不消散。



铁琴铜剑楼历史文化街区。

杨城摄

书香润心 文脉传承

阅读,是读过往,也是读当下。当年轻人捧起《资治通鉴》,当清代藏书楼迎来一位位“藏书人”,古人的智慧写进了今人心灵的“朋友圈”,让我们有定力、有眼光、不焦虑。

阅读,是读生活,也是读生活展开的可能。在云南和顺小镇,村民把牛羊放到山上吃草,卷起裤腿跑来图书馆看书;在福建培田古村,家长带着孩子下田插秧,历经500余年风雨的书院迎来一批批青春面孔。“耕”的辛劳、“读”的收获,阅读帮我们把生活的光彩拎得出、拎得动、拎得有滋味。

将阅读置于时空的双重象限便会发现,我们从未离开阅读。读有字书,也读无字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让我们在阅读中传承优秀传统,在阅读中锚定未来方向,知行合一,笃行致远。

——编者



和顺图书馆。(腾冲市委宣传部供图)

走进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跨过双虹桥,迎面便是依山而建的和顺图书馆。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建筑,拾级而上,主楼的一副楹联引人注目——“书自云边通契阔,报来海外起群黎”。

此联暗藏“机巧”,上联下联前四字交互着读,有“书报来自云海外边”之意。这是和顺图书馆早期馆藏来源的真实写照。和顺图书馆馆长寸宇说。

和顺图书馆建于1928年,当时图书馆的书籍报刊多从上海乘船,经海运至缅甸仰光,再换乘江轮、汽车运至中缅边境,最后由马帮驮到和顺。不惧万里之遥途,足见和顺人对知识的渴求。

极边之地的和顺小镇为何要建图书馆?这要从和顺镇的历史说起。和顺是古代川、滇、缅、印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为谋求生计,勤劳勇敢的和顺人沿着古道前往缅甸经商。多年“走夷方”的艰辛让和顺人明白一个道理:只有知识和文化,才能为子孙提供更多进取与开拓的机会。于是,事业有成的旅滇华侨为振兴家乡文化教育捐资助学,诞生了以和顺图书馆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事业。

耄耋之年的和顺居民张生龙,小学就到图书馆看书,“书龄”超过70年。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当地曾流传着一句话:“村民把牛羊放到山上吃草,卷起裤腿跑来图书馆看书。”和顺人爱读书,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性别。

在图书馆的文化滋润下,和顺镇拥有一本自己的刊物——创刊于1936年的《和顺乡》旬刊,至今仍坚持出版。其编委会成员由当地宣传文化部门、图书馆工作人员及和顺镇居民组成。乡刊

设置了今日和顺、侨乡漫笔、海外乡音、历史钩沉等栏目,记录和顺的发展变迁,让乡音乡情得以传承。《和顺乡》还在缅甸华侨聚居的城市发行,成为家乡与海外华侨沟通的桥梁。

作为国家一级图书馆,和顺图书馆汇集13万余册藏书,是我国最大的乡村图书馆之一,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8000人的和顺小镇,超过3000人在图书馆办理了借书证,既有当地居民,也有来和顺古镇旅居的游客,还有在周边工作的人。

腾冲市消防救援局和顺消防救援站消防员虞有港便是和顺图书馆的忠实读者,每个月都会借书。2024年入职后,站里的老消防员带他到图书馆办了借书证,站里读书氛围浓厚,每天早上8点安排晨读时间。

近年来,馆内先后上线了信息检索机、电子书借阅机等数字化设备,具备电子书下载、古籍检索、信息查询等功能,受到读者、游客好评。据统计,2025年和顺图书馆接待量超110万人次。不仅如此,和顺图书馆持续拓展公共服务功能,创办“和顺讲堂”“儿童之家”等活动,不定期邀请知名专家学者、优秀讲师到和顺现场授课,讲堂内容涉及滇西抗战史、传统文化知识、家风家训等,居民、游客都可以参加。和顺图书馆还与腾冲多家中小学合作共建图书馆,其中包括2所边境村小学,累计捐赠图书3000册。

百年风华,和顺图书馆涵养了崇文重教的一方水土,孕育出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彰显了爱国爱乡、情系桑梓的家国情怀。岁月流转,书香依旧。(据《人民日报》)

孔子课堂给印尼中文教学带来新气象

新华社记者 李富玉

25日,来自印度尼西亚全国三语(印尼语、中文、英语)学校校长、教师和教育界人士200多人齐聚中爪哇省普禾加多市普华三语学校,参加“印尼三语教育论坛暨中文教学研讨会”,见证普华三语学校孔子课堂揭牌一年多来给当地中文教学带来的新变化。

在印尼众多三语学校中,普华并非规模最大,却被许多人视为印尼中文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学校设有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学生超千人,其中非华裔学生占比已超三分之一。现在越来越多本地家庭主动选择让孩子学习中文。

普华三语学校校长陈韬对记者说,过去中文教育在印尼相对封闭,如今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不少家长看重的已不仅是语言本身,而是中文背后更广阔的发展空间”。2025年1月,印尼首家孔子课堂在普华三语学校正式揭牌。过去一年多时间里,课堂除了教授中文,还开设书法、剪纸、古筝、中国象棋等课程,并逐步把教学延伸到高校、社区和职业教育机构。

任教多年的印尼籍教师姜安娜曾赴中国学习深造,如今负责小学部中文教学。她说,过去学生接触中国文化主要停留在课本,孔子课堂成立后,孩子们第一次发现,中文不仅能“读出来”,也能“看得到、摸得到”。“以前他们觉得中文只是写字,现在觉得中文是一种可以体验的文化。”姜安娜说。

教书法的张芳也有同样的感受。她说,有学生曾问她,为何看老师写字轻松,自己真正下笔却很难。她告诉学生,书法不仅是写字,更需要眼、手、心同时投入。很多孩子在练习中,第一次体会到中国文化里“静下来”的力量。

张芳说,孩子们把课堂上学到的内容带回家,也让一些原本对中国文化陌生的家庭有了新的认识。每逢节庆,不少家长会来学校一起体验中国文化,有些印尼家长还会主动拿起毛笔写字。

学生家长蒂法妮说,她的孩子主动报名参加中国舞蹈课程,并不是因为家长要求,而是出于兴趣,“学校教给孩子的不只是语言,也让他们看到更大的世界”。她说,如果未来孩子想到中国继续深造,家人也会支持。

普华三语学校孔子课堂中方院长张敬火说:“孔子课堂带来的,不只是多开一门中文课,而是让更多印尼年轻人通过语言去了解中国,也让两国之间的交流多了一座桥梁。”(新华社印度尼西亚普禾加多4月26日电)

太极拳与气功架起中秘文化交流新桥梁

新华社利马4月26日电(记者 廖思维)“世界太极日”展演活动25日在位于秘鲁首都利马的若望二十三世秘中学校举行。本次活动由秘中文化协会主办、中国驻秘鲁使馆支持,秘鲁卫生部、利马相关区政府、精武运动协会以及中资企业协会、孔子学院等机构代表和当地太极拳、气功爱好者等2000余人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太极拳和太极扇表演动作舒展、刚柔并济,尽显平衡之美,若望二十三世秘中学校学生带来的二胡演奏旋律悠扬、婉转动人,舞龙、舞狮与舞蹈表演轮番登场,将现场气氛不断推向高潮。

秘中文化协会主席杨莫塔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太极拳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体现了国际社会对这一宝贵人类文化遗产的认可与重视。举办“世界太极日”活动有助于推动太极拳与气功在秘省的传播,增进秘中人民相互了解与情感联结。

中国驻秘鲁使馆文化参赞赵晓鸣说,太极拳不仅是强身健体的运动,更体现了中华文化以柔克刚、顺势而为的思维方式,引导练习者在复杂环境中寻求与周围环境的和谐相处之道。太极拳和气功爱好者通过这一文化实践共同追求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增进友谊,促进民心相通。

每年4月最后一个星期六是“世界太极日”,相关文化与健康活动在全球多地举行。参与者通过集体演练、公益教学等形式,共同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